

水浒一百零八将故事

步军头领之三

刘唐

李金德
编写

一百零八将

水浒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水浒一百零八将故事①⑥

(步军头领之三)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209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水浒一百零八将故事/张金方主编.——北京:北京燕山出版社,1996.12

ISBN 7-5402-0765-5

I. 水… II. 张… III. 故事-儿童文学-中国-当代 IV.
I28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6)第 18946 号

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
(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)
(邮政编码:100007)
新华书店经销
河北涿水华艺印刷厂印刷

※ ※ ※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108 印张 2500 千字
1996 年 11 月第一版 1996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※ ※ ※
印数:1-15000 册
定价:126.00 元

《水浒一百零八将故事》编委会

主 编：张金方

副主编：张根芳 宋 全

编 委：张金方 张根芳 宋 全

欧阳青 李 英 倪公强

高宏凡 张哲生 陈少发

张笑君 安全贵 李永年

刘俊龙 韩国纲 张 宁

目 录

- 一、东潞州报仇除恶 (1)
- 二、灵宫殿酒醉当贼 (12)
- 三、赤发鬼大战都头 (21)
- 四、刘唐受命上京城 (29)
- 五、好汉智劫生辰纲 (40)
- 六、劫法场刘唐扮商 (61)
- 七、还道村再救宋江 (76)
- 八、东昌府刘唐被囚 (88)
- 九、候潮门英雄遇难 (95)

刘唐，北宋东潞州人。因其额角的黑砂记上长有暗红的毛须，人称“赤发鬼”。刘唐生性悍野，年少时因杀死仇人而流浪江湖，后随晁盖上梁山。他多次出生入死，为山寨兴盛立下了汗马功劳，是梁山步军的重要头领，一度任左军寨二头领，位居林冲之下。

一、东潞州报仇除恶

北宋末年，东潞州城南 15 里有座小镇，因镇上以刘姓为主，故叫刘家镇。刘家镇的西北角有条河，河边住着佃户刘四一家。刘四为人老实憨厚，一辈子替潞州城里的大财主马顶天当牛做马，租种着几亩薄地，聊以糊口。到 39 岁才娶了邻村一个年轻寡妇做老婆。

刘四夫妻都是穷苦人，日子虽过得贫苦，但二人相亲相拥，甚是和睦。到第二年便生下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，取名刘唐。

刘唐一生下来，便虎头虎脑，方方正正，眼睛一眨一眨，透着一股灵气。只是在鬓头额角却多了一块黑砂记，但夫妻二人，并不在乎，仍是欢喜非常，爱如掌上明珠。

光阴荏苒。不知不觉，刘唐已长到十岁，因他自幼喜爱舞枪弄棒，打打杀杀，所以刘四就叫他跟着本村的一位武师

学起了武术。当时，正是官宦富豪当道，匪患猖獗，民不聊生之际。

刘唐自小便生性悍野，但机灵异常。跟师傅学武一学便是十年。这十年里，刘唐学会了一身好武功。各种刀枪器械舞弄起来得心应手，尤其擅长刀法，那刀路挥杀起来，只见一片白光，呼呼作响，多变迅疾，令人生畏。这把朴刀是他师傅花了几两银子，托潞州城里最有名的刀器铺打的。刘唐是终日里刀不离手。他身体结实魁梧，臂力过人。看着有钱有势的人整天在乡里为非作歹，偷鸡摸狗，欺压百姓，心中很是不平。心想俺练就了一身武艺，非杀几个恶人才不负这十年苦练。

刘唐 20 岁那年，家乡遭了旱灾，庄稼颗粒无收。东潞州城里的大财主马顶天，不顾佃户们的死活，见天遭大旱，催租更紧，贴出告示，要佃户们限期交上租谷。

这可苦了佃户们。他们风里雨里，劳累一年，自己尚且填不饱肚子，哪里还能省出五谷杂粮交给马顶天？可恶的马顶天，天天领着一帮狗腿子，东村逼债，西村催租。佃户们被迫卖儿卖女，东奔西走，乞讨过日。因交不起租粮，佃户们有的遭他毒打，有的被押送官府。刘唐的父亲因交不起租子，被马顶天串通官府抓去，活活打死。剩下刘唐和他的母亲。孤儿寡母，相依为命。年轻气盛的刘唐，哪里咽得下这口冤气，几次要找马顶天算帐，但都被师傅拦住了。师傅知道马顶天身边有几个打手，又有官府撑腰，小小刘唐，纵有一身武艺，但毕竟涉世未深，双拳敌不住四手。他怕这野小子意气用事，闯出大祸来，只得将他安顿在他外祖父老中医家中，每日照看。刘唐想起这杀父之仇，便咬牙切齿，恨不

得将马顶天生吞活剥。他发誓，有朝一日定要将马顶天碎尸万段！

从此，刘唐更加紧练功，不管风霜雨雪，每天鸡叫头遍便起床，村头河边，常见他练功的影子。冬去春来，时光如逝，一晃便又是几年过去了。这时的刘唐，已长成一条汉子，走起路来，虎虎生风，甚是伟岸，全身都是疙瘩肉。也不知啥时，额角那块黑砂记上，长出了一大撮暗红的毛须，附近人便戏称他为赤发鬼。

一日，马顶天的狗腿子张保来到刘唐外祖父家中，要请他给主人看病。尽管外祖父痛恨马顶天，但惧怕他的势力，还是跟着张保走了。来到恶霸的府上，一问病由，却原来是几日前马顶天做了一个恶梦，梦见一个面目狰狞的大汉手执一副木枷，说他祸害百姓，作恶太多，阎王要枷他去地狱里问罪，说完，便将他用木枷枷住，往地狱里拖。马顶天吓得杀猪般嚎叫起来。醒来浑身冷汗淋淋，但从此便得了一个奇怪的病症，身上无来由地便是一身虚汗。几天下来，身子虚脱，有气无力。

刘唐的外祖父见这个称霸一方的恶棍，终于也到了苟延残喘的时候，心里暗暗高兴。想想佃户们的苦日子，想想被他串通官府活活打死的女婿，他心中的恨不打一处来。他决心借此机会，豁出一条老命，除掉这个恶棍！

外祖父给马顶天把了脉，说道：“老爷，你的病不轻啊。”

“是啥病？”

“不瞒你说，这可不是一般的病症，这乃是邪气钻身。”

马顶天一听，慌了神，忙问：“可有办法医治？”

“办法倒有，只是此药难找。”

“快讲，是啥药，我可叫人去找。”

外祖父摸摸胡子，说：“齐鲁山上，有一种羊花，树高几尺，叶子像桃叶，开五朵花，花瓣和花蕊都呈黄色，气味很难闻。老爷此病只有生花的根须，再配以几味常见中药，便可治愈。”

马顶天一听，半信半疑，说：“此药真的管用？”

外祖父说：“老汉行医一生，什么病没见过？老爷尽可放心。连饮三服，定可散邪治愈。此药浸酒吃了，人可以常保精神，浑身通泰。”

马顶天毕竟不是医家，想想这老汉行医一生，名闻方圆，从未听说过出岔子。料他也不敢加害于己，于是，放下心来，忙吩咐左右，尽快去山中采挖。

外祖父开了药单，回到家中，唤出刘唐，把刚才一事告诉刘唐，说：“马顶天如果此药吃了，三天必将心胸气闷而死。到时，他家人定要找上门来，俺们必要有个打算。想想俺一把老骨头，为除掉这个恶棍，死不足惜。可你们母子俩人必要被他加害，速想个万全之策。”

刘唐想也不想，随口说：“有俺一口朴刀，到时一块杀了这些鸟人！”

“不妥不妥，马顶天身边也有会武功的，他们人多，怕斗不过他们。”

刘唐急了，拍拍胸脯，说：“不怕！不怕！干脆趁他不备，今夜俺跳进墙，杀他个片甲不留。”

外祖父看看这个粗大的外甥，说：“事已至此，只能听天由命了，但你不可鲁莽，还是先等两天吧。”

再说马顶天派去采药的人，在齐鲁山上采回此药后，忙

策马赶回，其他几味中药早已备妥，忙煎了。谁知马顶天生性狡猾，他把煎好的药先叫张保喝了几口，要过一天无事后再服用。张保只得喝下，当夜无事，第二天一早却感觉心胸气闷，没过几个时辰，便呜呼哀哉，做了马顶天的替死鬼。

外祖父听闻，叫苦不迭。忙起身去找正在山上砍柴的刘唐，才走到半路，被马顶天的家丁抓了去。待刘唐砍柴回来，外祖父已不见。刘唐情知不妙，问了邻居，说刚走没半个时辰。他连忙抄起朴刀，甩开飞毛腿追去。转过几个山头，便远远看见前面小路上，马顶天的两个家丁，架着步履蹒跚的外祖父，吆喝着向前走去。刘唐怒不可遏，奋力赶了上去，看看将近，喊声：“前面那对狗男女快放人！爷们便饶了你。”

那两个家丁哪里敢放。叫一个架着外祖父拼命走，另一个转过身来，从腰里抽出一把刀，迎了上来，刀来刀往，没及三五个回合，早被刘唐一朴刀，砍翻在地。前面那个见状，扔下老中医，如飞而去。刘唐哪里肯放过他，几步上去，只一刀，便将他的头劈下，没及叫唤，那头便滚到下面地里去了。刘唐翻身回来，见后面那家丁还没死，挣扎着想跑，突地跳了过去，一脚踩着那家丁的脖颈。家丁忙告饶：“好汉爷饶命，好汉爷饶命。”刘唐哪里听得，脚下用力一蹬，那家伙便蹬脚绝了气。

刘唐把刀在那尸首上拭了拭，回身来割开外祖父身上的绳子，想想今天一家伙去杀了马顶天，官府定要送文捉拿，便对外祖父说：“你老先回家去，安顿好俺娘。俺一定要杀掉马顶天，也可出出这口恶气，替父亲报仇。如杀不掉，俺也不能回家了。你快回去，和俺娘出去躲躲吧！”说完，扑身给外祖父磕了三个响头。

外祖父已知大祸临头，不走也没其他办法。他涕泪交流，后悔自己一时仓促，惹下大祸，连累刘唐母子，便说：“外甥，你不能去。是俺老头子做的事，待俺去官府应罪，或许可保全你们母子，这都怪俺惹下此事。那老天爷没长眼，俺活着又有啥用。”

刘唐急得直跺脚，说：“你看看地上两个死尸，是俺杀的？你杀的？官府能放过你却不能放过俺。你回去吧，俺这就走了。”

说完提上朴刀，一溜风地走了。

外祖父见拦不住刘唐，只得作罢。心想刘唐毕竟有一身武功。此番去马府，说不定真能杀了那恶棍。见刘唐走远，自己便也赶紧回家给女儿报信去了。

刘唐来到潞州城外。此时已见天空里的一抹夕阳快要落下山来，城里人家的烟囱里，冒出了缕缕炊烟。他转念一想，此时马顶天，定在府上等着家丁抓外祖父回去，可能有所戒备，冒然闯进，恐有闪失，不如趁天未黑透去马府周围，看看进出之路，等夜深人静再进去，可稳当些。于是忙进得城去，在马府周围转了一圈。摸摸身上竟然还有点碎银，便在一处酒店里喝了二角酒，吃了一盘肉，延捱到深夜。

再说马顶天正等得心焦，看看天黑，尚不见那两个家丁抓得人去，又派去两个会武功的人去接。过了几个时辰，那两个回来说，老中医的房子早已化为灰烬，两个家丁也不知去了哪里。马顶天想想可能是那个老中医害怕，放火自焚了。

于是，再也不过问这事，只顾睡在床上。

此时，万籁俱寂，只见半个月亮挂在高空，城里已家家闭户，街道上再无行人。刘唐见时辰已差不多，便施展轻功，

纵身跳进围墙。进院一看，府内并无灯火，也无人走动。走了几处过道，又不知马顶天睡哪个屋。正思无从下手时，却见前面的一间偏房里，有点亮光。转到窗下，捅破窗户纸一看，只见里面一男一女正搂成一块在做那龌龊事，全不知屋外的刘唐。刘唐轻轻地扒开窗户，闪身跳了进去。床上的男女突然见飞进来一个手提朴刀的大汉，吓得魂飞天外。刚要叫喊，刘唐的朴刀早已架在他们的脖子上：“喊个鸟！俺一刀剁了你们这对狗男女。快说，马顶天睡哪个屋！”

那女的早已吓得昏死过去，男的哆哆嗦嗦，连忙告饶：“好汉饶命，千万饶命，马老爷睡东大厅的第三间正房内。”

“此话当真？”

“当真！”

刘唐手下一用力，只听得咯嚓一声，两个头便齐刷刷地被斩了下来。

出得房来，刘唐见四下里并无异声，便借着月光穿过院子来到东大厅里。原来这东大厅内侧有一个边门，里面是一条过道，并排有三间房子。刘唐找到第三间房门口，刚想推门进去，不料从左边忽喇喇一下跳出一个人来，口里喊着：“抓贼啊！”向刘唐一棍劈了过来。刘唐听到喊声，早已腾地向后跳开，头一弯，躲过当头一棒。只见他又开五指，往那人脸上只一抓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右手的朴刀早跟了过去，只见那个扑地一声便倒下了。这时，院子里早已明着几处火把，吵嚷着都向东大厅奔来。房内马顶天听见，忙挣扎着病态的身体大喊：“抓住他，千万别让这贼人走脱。”

刘唐听到喊声，怕自己寡不敌众，反要吃亏。事不宜迟，趁众人没有近前，他一脚踹开马顶天的房门。马顶天待要挣

扎时，刘唐人到刀落，齐耳根连脖子砍了个正着。马顶天还没看清凶手是谁，便先去见了阎王爷。这时，门外已冲进四个打手，手忙脚乱地向刘唐围了过来。

此时的刘唐，早已杀得性起。艺高人胆大，他哪里把几个人放在眼里。看着三个家丁一边堵住一个，形成围攻之势，他嘿嘿笑了两声，提着朴刀向左边的家丁虚晃一刀，那人忙作招架之势，谁知刘唐的人早已跳到右边，手起刀落，登时将那人结果掉，滚到一边给马顶天作伴去了。剩下两人见刘唐刀法厉害，立时慌了手脚，还没等回过神来，便被刘唐突地一跳至中间，左右开弓，连连砍翻。门外剩下些无用的家丁，见马老爷死了，会武功的又招架不住，不走便只有被这赤发大汉送去西天了，连忙四下里都作鸟兽散。刘唐见了，便回转身来，提起刀子，将没死的家丁补上一刀。那马顶天的死尸躺在一边。刘唐想起屈死的父亲，自不解恨，狠狠地剁了几刀，又按住割了头，扔到了床底下。在马顶天的衣服上把刀擦了擦，转身要走，一想，好汉做事好汉当，俺一走了之，岂不连累别人？便扯下马顶天的衣襟，在地上沾了鲜血，在墙壁上写下，“杀人者，赤发鬼刘唐”。又翻开箱子，在里面抓出一包银子，这才走出房来，见四下里再无埋伏，越墙而走。

第二天，官府来人，验完尸身，封了马府，贴出告示，到处捉拿“赤发鬼”刘唐。

刘唐为躲避官府的追缉，从此，有家难回，流落江湖。

刘唐在江湖上专门结识好汉，行侠仗义，杀富济贫。他打听到北京大名府梁中书在民间搜刮了十万贯金银珠宝，准备送往东京汴梁给他老丈人蔡太师庆贺生辰。他想，这十万

贯生辰纲，都是民脂民膏，是地地道道的不义之财。早就听说济宁州郓城县的晁盖，是个大丈夫，豪侠仗义，很有感召力，只恨无缘结识，何不趁此大好机会，将这桩买卖送给他，叫他结一伙人，将生辰纲劫了。

于是，刘唐为了劫取这十万贯生辰纲，不辞旅途的劳累，往济宁州东溪村投奔晁盖去。当天，他借宿在滏阳河边的一个渔民家中，闻听离此五里外的乱坟岗有鬼作怪，这鬼不杀人，不放火，就是要抢鱼。

刘唐一听完，就哇呀一声咆哮起来：“想俺刘唐，江湖上人称赤发鬼，可俺办的是杀富济贫的仗义之事，从不为患百姓。这哪里是鬼，分明是哪个狗熊强盗，夺人口中食粮，俺赤发爷定要见识见识！”

刘唐于是在村里买了一担鱼，自己装扮成打鱼人的模样，看看天黑，便挑着担子来到了乱坟岗。

只见前面山路两边全是黑漆漆的树林，岗上岗下，到处是参差不齐的坟堆。坟堆里，长满了一人多高的茅草和灌木丛。草丛里，不时有奇怪的声音突然发响，眼下又是月黑阴天，伸手难见五指，森林里被风一吹，树叶子便哗哗乱响。平常人，只身来到这里，真吓得毛骨悚然，双腿打颤。

刘唐“嘿嘿”地挑着鱼担，一步步向岗上挪来，两眼圆睁，耳听八方，看看就要上岗，就听乱坟堆里传出“嗽……”一声怪叫，紧接着“呜哇”一声大吼，陡地冒出来一个浑身雪白的怪物，可怕的长舌挂胸前，披着一头长发，向刘唐一跳一跳地奔了过来。

刘唐不慌不忙，歇下担子，抓好朴刀，等着那怪物过来。那怪物见刘唐并不害怕，笔直地站在那里，便停止了跳跃，只

停在一个坟背上，舞动着毛茸茸的大手，嘴里一遍遍地“哇呜、哇呜”叫着。刘唐怒从心头起，恶向胆边生，大吼一声：“有种的恶鬼，你就过来，看俺爷爷不剁了你！”

只见那怪物忽地一声，跳下坟背，转了几转，便不见了。刘唐操刀寻迹追过去，在坟堆里走了几个来回，因不熟悉地形，怎么也找不见那怪物。“撮他老子！难道今天真是碰见鬼了？”又兜了几圈，还是不见，便一步一步地走回路上来，可那担鱼却不见了。刘唐心里便明白了三分。他定下眼神，向来路望去，果然前面隐隐约约地有个白色的影子，挑着鱼担，飞也似地下岗而去。

刘唐大喝一声：“恶鬼哪里去！”便撒开飞毛腿直追过去。那恶鬼见卖鱼的汉子追来，跑得更快了。怎奈刘唐是长年累月在深山野林里出没的人，肩子上又无担子，眼看就要追上。那恶鬼忙把鱼挑子一扔，抽出扁担，嘴里“呜哇”一声大叫，舞着扁担转身向刘唐横扫过来。刘唐看得分明，用朴刀一挡，只听扁担啪地一声分为两段，又一个扫膛腿，把恶鬼掀翻在地。刘唐跳将过去，一脚踩住恶鬼，抓住他的白衣服，只听哧啦一声扯了下来，又拖起铁拳，照着那铜铃大的假眼砸去，只听“妈呀”一声，早砸下几个门牙来。刘唐左手一翻手腕，揪住他的长头发，原来是些棕须，直把那刘唐的脸气得歪到一边去。他扬扬朴刀，骂道：“你这厮为何装鬼吓人？快说实话！如若不然，俺赤发爷送你去见阎王爷！”

只见那装鬼之人早已吓得战战兢兢，抖成一团。“英雄饶命，英雄饶命，我说，我说。我因好吃懒做，无以为生。专在此装成鬼怪，抢劫渔民的鲜鱼，挑到镇子上卖，求英雄千万饶命，以后再也不敢了。”

刘唐听罢，骂道：“这等贼胆骨头，留着你终将害人，不如吃俺一朴刀见你娘去！”话声落地，刀也过去，咯嚓一下，就像破了个西瓜，把那人的头给抹了下来，用力一脚，把那尸首踢下小溪里。仰天长啸：“哈哈，只要天底下邪恶不除，俺赤发爷就没那菩萨心肠！”

赤发鬼刘唐为方圆百里的滏阳河渔民除了一害，便摸黑下了山岗，撒开飞毛腿，直奔济宁州郓城县，投奔托塔天王晁盖去了。

二、灵宫殿酒醉当贼

刘唐晓行夜宿，穿州过县，不几日，早来到了济宁州郓城县境内。此时，正是大热天，暑气逼人，路边林子里无一丝凉风。刘唐，直走得喉干腹饥，满身是汗。身上的衣褂，也已是破破烂烂。他干脆将衣褂扯下，将袖子里的银两盘缠裹好，当根腰带围在腰里，打着赤膊，手里只拿着一把朴刀。心想此地要有家酒店，给俺赤发爷润润喉咙，填饱肚子，然后随便在哪个林子里睡上一宿该有多美。

正想着，西边的太阳早已落山，天幕上出现一层黑色来。他果真看见前面山脚下有个村落，村旁路口的酒店里横挑着一块随风摇摆的旗旆。旗旆上的“酒”字，隔得远远便看见了。刘唐不禁心中大喜，不由得脚下生风，急急地赶上前去，才到那酒店门口，便喊道：“酒保，可有好酒！”

酒保见来了客人，忙迎到了门口，说：“客官，敝店虽破陋，但有上等自家酿的好酒，好汉快里边请。”

刘唐拣个干净的位子坐了，放下朴刀，解下腰里的衣褂，揩了一把热汗涔涔的脸，又揩了揩胸前那片疙瘩肉，吩咐道：“先打二角酒，顺便来个二三斤熟牛肉。”

“好哩！”酒保忙将一壶酒打好，称两斤熟牛肉，切做一个大盘，端上来。回身又拿了盅子和筷子，给刘唐筛上满满的一杯，说道：“客官请用，若不够时，尚可再添。”

“如此甚好。”说话间，刘唐早已将满满的一杯酒倒进肚